

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

方光华 著

陈明主编

原道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道文丛 陈明主编

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

方光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 / 方光华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

(原道文丛)

ISBN 7-5004-4832-5

I. 中… II. 方… III. 本体论 - 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IV. B01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842 号

特约编辑 陈振藩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蒋海明
封面设计 徐丛巍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875

插 页 2

字 数 368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原道文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 明

编委会	朱汉民	张新民	黄玉顺	方光华	彭永捷
	韩 星	李 霞	任剑涛	干春松	耿 砾
	王心竹	周与沉	王达三	任 毅	

原道文丛·总序

“士尚志，志于道”，是《原道》辑刊的口号。何为中国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今天又该怎么走？是《原道》创刊时提出的问题。“原道文丛”理念与《原道》辑刊相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中强调民族的主体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强调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在儒家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纠结中强调面向现实的开放性。作为多元论文汇集之《原道》辑刊的延长与深化，“原道文丛”主要收录个人主题性研究专著。我们希望二者相辅相成，促进《原道》理念的拓展和思想的深度开掘。

二十一世纪既是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新挑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寻求富强的近代史的内在延续。梁启超曾说：“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虽然生存危机业已缓解，但政治建构、文化认同诸问题却依然迫在眉睫。可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存在中，作为民族主干性文化话语的系统处于严重的缺失或缺损状态。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或者将文化视为形上之道，或者将文化视为反映论的知识，不仅难以达成对儒学传统的充分理解，也无法开拓当代文化建设的新局。

我们认为，必须在近代思想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这两大精神遗产中寻找合理因素。我们相信，在张之洞、熊十力、牟宗三与陈独秀、鲁迅、胡适之间存在理论互补的可能。——在“教－种－国”三者的辩证关系中，如果说激进主义

者是有见于“保教”与“保种”之间存在紧张冲突的一面而无见于相须相发的一面，因此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话，保守主义者则是有见于“保教”与“保种”之间存在相须相发的一面而无见于紧张冲突的一面，因此走向非理性的原教旨主义。

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民族的内在性出发，重建一种能够反映、把握和调整民族意志、需要的话语系统。在此过程中，对现代性的接纳、对全球化的融入，并不是自己文化主体性的消泯，而是其丰富、彰显与提升的必然。因此，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其在当今的理论形态与实践落实，也必须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最高旨归。

我们希望，这样一种理解和把握能在“原道文丛”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和实现。我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复兴虽不以文化的复兴为全部内容，却是以文化的复兴为其最高标志。“原道文丛”计划每年推出四到六本，凡持同情理解之立场研究传统文化的著作，或以本土立场讨论当代文化建设诸问题者，均在征集之列。对政治建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诸全球化和现代性冲击中日显急迫之问题的研究，尤其欢迎。

投稿邮箱：postmaster@yuandao.com。

“原道文丛”编委会

目 录

原道文丛·总序	(1)
绪论 本体思想及其研究价值	(1)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本体论探索	(40)
第一节 礼制文化的抉择	(40)
第二节 老庄的道本体论	(53)
第三节 思孟学派的道德本体论	(63)
第四节 《易传》的易道本体论	(73)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本体论的特征	(84)
第二章 秦汉文化思潮及其本体论架构	(88)
第一节 儒道交争与儒学的国教化	(88)
第二节 《淮南子》的道本体论	(100)
第三节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本体论	(108)
第四节 秦汉本体学说的理论特点	(117)
第三章 玄、佛学与秦汉本体论的解体	(121)
第一节 魏晋思想变革与宗教意识的勃兴	(121)
第二节 玄学对儒道本体论的发展	(133)
第三节 般若学对玄学本体论的批判	(147)
第四节 玄、佛学对中国本体学说发展的影响	(162)

第四章 佛教与隋唐本体论的构建	(172)
第一节 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的发展.....	(172)
第二节 南北朝佛教本体论建树——《大乘起 信论》的本体论.....	(182)
第三节 天台宗的性具本体论.....	(188)
第四节 唯识宗的阿赖耶本体论.....	(198)
第五节 华严宗的性起本体论.....	(205)
第六节 禅宗即心即佛的本体论.....	(219)
第七节 隋唐本体论的理论特点.....	(269)
第五章 在佛学批评中建立的宋明道学本体论	(274)
第一节 宋初政治和人生理念的转变.....	(274)
第二节 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与张载的太虚 本体论.....	(284)
第三节 程朱的天理本体论.....	(306)
第四节 陆王的心性本体论.....	(333)
第五节 宋明本体论的理论创新.....	(353)
第六章 明清本体学说的新趋势	(360)
第一节 明清思想文化的转折.....	(360)
第二节 王夫之的性道本体论.....	(379)
第三节 黄宗羲的“工夫”本体论.....	(403)
第四节 顾炎武的实践本体论.....	(411)
第五节 戴震的“心知”本体观.....	(422)
第六节 明清本体论的理论特点.....	(432)
结 语 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述评	(438)

绪论 本体思想及其研究价值

一 本体的理论意蕴

本体一词虽然在中国文献中有所使用，但它远非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它的意义的明晰和确定主要由于西方哲学的传播。

学术界一般认为，本体论首先是与西方哲学 ontology 相对应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沃尔弗（Christian Wolff）较早使用 ontologia（拉丁文化的希腊文，德文为 ontologie，英文为 ontology）一词，他为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它使用的方法是“论证（即理性的和演绎的）方法”，目的在于研究“所有‘在者’本身的最一般的特性”。^①虽然沃尔弗较早使用 ontology 这个词，但并不是说西方哲学在沃尔弗之前，就不存在这种 ontology 的理论。

事实上从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有这样的信念，即世界一定

^① 何塞·摩拉（Jose Ferrater Mora）：《论本体论的早期历史》（On the Early History of “ontology”）指出，实际上第一位提到“本体论”一词的是郭克兰纽（Rudolf Gocleniu's），他在一本哲学辞典（Lexicon Philosophicam, Francoforti, 1613）中提到 ontologia，说这是关于“在”的哲学。郭克兰纽之后，卡罗维斯（Abraham Calovius, 1636）和罗伯科维茨（Juan, Carourel, de Lobkowits, 1642）在他们的著作中提议建立“本体论”这一哲学学科，见《哲学和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杂志，1963/1964，24卷36-47页。转引自高建平：《关于“本体论”的本体性说明》，《文学评论》1998年1期。

存在着一种人们确定知识与人生的终极基础，这个基础与我们所感知到的现象世界不同。古希腊哲学是从泰勒斯主张水是万物之源开始的。伊奥尼亚学派沿着物质起源这一思路，探讨了“无规定者”和“气”等范畴，并视之为宇宙存在的终极。毕达哥拉斯却提出了“数”作为世界的本原。“数”不同于“无规定者”和“气”，它不是感性的。黑格尔认为，自巴门尼德始，哲学产生了自我的意识。因为巴门尼德所提出的“存在”概念，以及凡思想的东西就是存在的东西，表明世界客观统一性由对感性存在的追求，转入到对理性自身的逻辑探讨。经过恩培多克勒等人的“拯救现象”运动对巴门尼德的反对，古希腊哲学以两种对立的本体论而告终：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如柏拉图就认为，我们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不是真实的，“真正的实在”是绝对不变的“理念”。所有的“理念”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唯一真实的世界，即“理念世界”。它才是世界的本体。

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问题的思考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是关注经验世界的多样统一性，把本体视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某种感性存在物。他们以现实的因果关系去解释万物与本原、变体与本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二是探寻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逻辑关系，把本体视为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他们以超经验的逻辑关系去说明事物存在与本质规定的对立统一关系。古希腊哲学在本体论上的两种基本思路的对立，从其提出问题的直接性上看，是关于世界本原的不同解释，因而可以称之为两种不同的“宇宙本体论”，但是，从造成这两种思路的根源上看，则在于人类自身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尽管对本体的探索有上述两种思路的不同，但这并不影响西方哲学把对本体的探讨当作哲学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四卷，对此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界说，认为与

其他知识不同，他所谓的“第一哲学”研究的乃是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①。他把本体的问题确定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把哲学规定为关于第一本体和最高原因的理论。他在多种本体中寻找第一本体，在多种原因中选择出四个主要原因，又在四个原因中确定出终极因，表明了人类理性寻根究底，追踪溯源的至极性追求，确立了“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本体论”的基本观念。自此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本体论问题成为哲学探究的核心问题，其他任何问题，比如认识论问题、价值论问题等均以本体论问题为中心而旋转。

西方近代哲学较之以前的哲学更加明确地看到：凡属对象在人类思维中的规定性，都是人的思维关于对象的规定。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首要问题。它集中地表现为理性与实体的矛盾，有两种典型认识：其一，实体即自然，理性（思维）只是实体（自然）的一种基本属性，人作为理性的动物，通过理性活动（包括感性直观和理性思考）认识世界，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它以法国霍尔巴赫等近代唯物论为代表。其二，实体即理性，理性（思维）的规律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理性作为自为的、能动的主体，通过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它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超越性。以斯宾诺沙等人为代表，是近代唯心主义。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展开争论的问题很多，但其根本性问题，却是普遍必然性知识的真实基础问题，其中也就当然地包含着对世界的终极存在的终极解释是否可能的问题。

在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本体论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在“理论实质”上，“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

①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立存在的原理系统。在“研究方法”上，“本体论”采用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离开逻辑的方法就没有“本体论”。在“表现形式”上，“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容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以上三点构成 Ontology（本体论）在内涵和外延上相互联系三个基本规定。^①

对沃尔弗为代表的本体论概念进行改造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认为，虽然所有的关于对象的规定都是人类理性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是否合理，不仅需要考察关于对象意识内容，而且必须探究形成意识内容的人的理性及其能力。通过对先验感觉、先验知性、先验理性的分析，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具有有限度。在人的主观意识参与对世界的认识之后，人们所认识的不是客体世界，而是客体世界的现象，在人们的先天综合判断与感觉的关联之中，人们的认识结构也不可能深入到上帝、绝对和自由等古典哲学的终极范畴。传统本体论是一种假象，不能成立。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说：“它（先验分析）的原理仅仅是揭示现象的原理。而具有傲慢的名称的本体论（ontology）宣称要为一般事物（things in general）的先验综合知识提供系统原理（即因果性）原理，（这）必须让位给对纯粹知识性（pure understanding）的分析这一谦逊的名称。”^②他指出通过纯粹逻辑活动，不可能“构成”有关现实事物或因果关系的任何东西。但康德却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表示，道德和实践理性仍然要为不可论证的本体假象予以支撑。康德哲学的任务是在认

① 参见俞宜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

识之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由主体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来说明知识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范围和限度。尽管康德限制理性并把可知的自在之物留在了神秘的彼岸，但他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却是积极的，他开启了哲学研究中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开启了以主体的自我反思为出发点去观察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全新视角，它导致哲学观上的重大突破。

黑格尔以理性的辩证法扬弃了康德的结论。他认为实体即主体。虽然人们的意识与对象世界构成了对立关系，但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之外，并无其他所谓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人类由低级到高级的认识发展，即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黑格尔是近代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突出贡献在于把旧有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提出本体即主体的重要命题，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他的哲学体系。但他把主体归结为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绝对精神，从而使他的本体论哲学最终未能摆脱柏拉图式的观念。

与黑格尔弘扬理性的辩证法相反，一些哲学家从康德的结论出发，反对任何重构本体的企图。如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以孔德为始祖的实证主义哲学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把本体论问题看作既永远无法解决又无法加以证实的思辨哲学并逐出了自己的视野。在他们看来，哲学应该接近科学，学习科学，接受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重塑经验主义传统，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回到贝克莱、回到休谟，并把自己的经验论建立在现实实证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之上。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斯宾塞，到第二代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阿芬那留斯，到第三代逻辑经验主义者罗素、维特根斯坦，无不把自己的哲学基础自觉地奠基于当时的科学成就，尤其是自然科学成就之上，从而使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展示出哲学研究中科学主义倾向的巨大力量。

另外一些哲学家则从人本角度重构本体。他们同样反对康德的物自体，也反对理性的独断，提出了意志（叔本华）、权力意志（尼采）、生命意志（柏格森）以及感性个体（海德格尔）和虚无的存在（萨特）等迥异于传统本体的本体。与科学主义思潮一样，人本主义反对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但与科学主义思潮不同的地方在于，人本主义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研究存在，而是反对研究那些与人无关的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研究存在的学问，但哲学研究的存在既不当然是自然物质的存在，也不是抽象的精神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即所谓“此在”。人本主义本体论强调生命本身在宇宙存在中的地位，生命由客观存在规定自身，总是在指向客观存在的过程中非因果、非决定的自然显现。人本主义者从不把本体视作“大全”，而是一种自身不完满、也无所谓完满的中介。

在尼采看来，传统本体论所追求的终极实体、最高本质、超感觉的“真实世界”，与基督教的上帝、彼岸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人的主观虚构，这种本体论导致生命意志的衰败，而生命和意志对于作为肉体存在的人来说恰恰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传统本体论哲学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甚至把理性看作脱离人的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其结果是人和世界都成了无生命的抽象的存在。他把抽象的理性还原为血肉相连的生命和意志的有机体，强调人在生存实践中的不断创造和超越，理性不过是人的生存实践的工具而已，这就否定了传统本体论的思路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虽然尼采取消了传统哲学关于二重世界的划分，把人从超感性世界引回感性世界，强调人自身的奋斗和创造，然而他却又不知不觉地让生命、权力意志、永恒重现、超人带上了形而上的色彩。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追问形而上学之根，认为它

就是“此在”(Dasein)，“此在”与旧形而上学的“在”是对立的。海德格尔指出，西方传统哲学那种超越现象去挖掘背后的终极本体的意图是非理性的。所挖掘的本体，本质上看，无外乎是人类对外在表现世界所做的总体化努力，是人类在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的基础上，为世界所设定的一种固定的、僵死的程序。而存在的意义并不在远处，它通过“此在”的生存结构而显现出来。他认为只有“此在”(Dasein)才是通达存在意义的根据。海德格尔对传统本体论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本体论单纯的否定的阴影中，他提出了“现象学本体论”的新理论。海德格尔把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后来整个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

回到现象世界后的本体与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的本体相比较，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深深植根于现象之中。人们对生存的关切由对生存根据的超验寻求转向对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现象世界成为哲学活动的全部。人们将以往的终极问题还原为靠自然科学更有理由和能力加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还原为世界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变成思维与语言的规范与溯源问题。

其次，它更加关注生存状况及生存体验。例如：海德格尔把“此在”(Dasein)视为与“他人”共在。从生存论来看，“烦”就是此在的先天性结构：“烦作为始源的结构整体性，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的‘行为’和‘境况’之前”。^①在烦的整体结构中隐藏着“畏”，而“畏”之所畏归根到底是“死”。“死是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一种去存在的方式”。他还认为，“此在”在世具有两种不同的样式：一种是“本真的”，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34页。

另一种上“非本真的”。后者在生存中依从“常人”的生活样式，满足于模仿和闲谈，从而陷入“沉沦”状态之中。前者正视“烦”之生存结构，在“向死之存在”中唤取“良知”，从而自觉地为“自由”而进行决断。在他看来，此在的本真性在“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显示出来。所以“只有当死、罪责、良知、自由和有终性同样始源地共居于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中，就像共居于烦中，这个存在者才能以命运的方式生存，即才能在其根据中是历史性的”。^① 整个人本主义哲学的延续和发展，就是把本体论式的意向性追求投向人自身，去探寻人的生存活动中那些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东西，性欲、生命冲动、情感、意志、烦恼、焦虑、恐惧等成了哲学的主题，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成为哲学研究的主导原则。

再次，它更多的强调“实践”。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力图突破传统的存在、理性、逻辑的框架，把对万物之存在的探究转变为对人之存在问题的探求，从人的生存和实践方面寻求哲学发展的新路径。在他们看来，人的存在有其特殊性，即人不同于其他物的存在，人是有生命的活动体，人不仅有理性，而且有意志、欲望，人并非只是静态地认识世界、追求终极存在（实体），更重要的是，人通过不断行动、实践，塑造出一个属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现成的、既定的、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生存实践不断向人展现的。人的存在首先是人的生命活动，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是有理性、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这也就是所谓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与强调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将生存实践提升到本体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提出，既是德国古典哲学（西

^① 关于海德格尔本体观的分析，参考俞吾金《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54—65页。

方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路,把存在问题置于当时社会的特定语境之中。但他认为“此在”的生存方式主要体现为共在,而不是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感性个体。共在在经验世界中表现为家庭、社会、政党、阶级、国家等各种共同体。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写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特别重视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目的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下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还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但“被抽象地自为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即在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完全用实践哲学的眼光取代传统哲学抽象的眼光。他不仅肯定了生产劳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而且把它当成哲学的起点。实践范畴不同于非理性主义者的生命范畴,它辩证地正视存在对主体的规定,并理性地面对世界。实践范畴既包括物的尺度,即是历史的进步性,又是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

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中,本体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正确理解本体的含义,需要对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历史进行反思,需要把本体论的理论意蕴与本体在历史上的理论形式区分开来。所谓本体论的理论意蕴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本体论都必须承蕴着的,同时也是人们通过本体论这一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根本旨归,而本体论的理论形式则是它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表现形态。

综观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历史,它的理论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构建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